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五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23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此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註一本如字下有便也二字滑利間有便巧二字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

劉辰翁曰滑稽者至鄙蕪乃直從六藝語說來此即太史公之滑稽也

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

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髡者齊之贅婿也。索隱曰髡音苦蒐反贅婿女之夫也此於子如入疣贅是餘刺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

按談言微中二句總為滑稽要領豈太史公思游俠者而不得見故第及於次耶不然何於更

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欲嚴至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為

增補已巳平木

滑稽列傳

一

鳳文館

F0028-(23)

給者而有取也  
楊慎曰喜隱者自  
恃其明與智也故  
其入也速于游說  
不然者不足稱也  
按楚世家伍舉  
諷諫莊王亦同  
此語

按作三段看初  
以大鳥喻以朝  
諸縣令數句結  
之中以穰田喻  
以益黃金數句  
結之終以飲酒  
喻以罷長夜之  
飲一句結之總  
是談言微中可  
以解紛焉意思

穰一本作穰  
茅坤曰次酒醉十  
年以來獨覺

舊份日數者亦甚  
得情  
楊慎曰東坡云淳  
于髡言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至於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  
幾于勸矣而何諷  
之有以吾觀之蓋  
有微意以多方之  
無常知飲酒之非  
我觀變識矣而平  
生之嗜亦少衰矣  
是以託于放蕩之  
言而能已荒主長  
夜之飲世未有窺  
其趣者

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  
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  
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  
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  
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  
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  
謂為田求  
穰操一豚蹄酒一孟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  
猶杯棊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  
○索隱曰即下田之中有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  
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

舊份日數者亦甚  
得情  
楊慎曰東坡云淳  
于髡言一斗亦醉  
一石亦醉至於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  
幾于勸矣而何諷  
之有以吾觀之蓋  
有微意以多方之  
無常知飲酒之非  
我觀變識矣而平  
生之嗜亦少衰矣  
是以託于放蕩之  
言而能已荒主長  
夜之飲世未有窺  
其趣者  
董份曰見樂極則  
飲過過則必傷傷  
故悲故以為諷也  
按史通云優孟  
在春秋楚莊王  
時淳于髡在戰  
國齊威王時史  
謂後百餘年誤  
矣

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  
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舂鞣  
鞣徐廣曰舂收衣裏也鞣音鞣鞣也音鞣鞣也鞣音其紀  
鞣及又與鞣同謂小鞣也○索隱曰舂音卷紀免及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  
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  
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  
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醜及直視貌○索隱曰眙  
音與眙同謂直視也丑醜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稿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  
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稿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  
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  
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  
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  
侯主客正義曰今  
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增補史記已平水 卷一百二十一 滑稽列傳 二 鳳文會 莊

傳載曰此傳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子得漢延喜中碑書是事微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嘗言千金貨管孟楚之樂長與相若善雖言千金寶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叔敖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浮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為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墻埔人所不食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為而不可為廉吏為而不可為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梅亦同旃其字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榿楓豫章為題漆。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水頭皆內向故曰題漆○正義曰榿榿縣反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辨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墻窰為槨。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曰皇覽以墻窰為槨即金冪也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薑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酒為羹爰也薦以水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者端非

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食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此傳所書遠甚

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也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二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賊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寄為

計之言皆涉于妄  
王九思曰漢蕭何  
亦云子孫無令為  
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余有丁曰據呂氏  
春秋則史自別傳  
未必實也

按此下置酒天  
雨一段欲大苑  
固一段欲漆其  
城一段總歸善  
為笑言合于大  
道二句上又即  
篇首談言微中  
二句意也特換  
文耳

徐中行曰齊宣  
王好鳥獸魚鼈盼  
子曰王之所以處  
鳥獸魚鼈無不得  
其所矣彼必感王  
之德而知所以報  
王矣今齊與流國  
河濟洸泗同溢民  
庶流離無入以拯

之臣請舉教三晉  
合兵伐我侵車東  
至阿無人以治之  
臣請舉虎瀨博之  
間海溢水冒于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  
請舉鼈四郊多壘  
烽火不絕狗偷鼠  
竊乘時而興無人  
以治之臣請舉狐  
於是宜王下令放  
禽獸開沼澤與民  
共之此正與優旃  
慶鹿觸寇之說相  
似

陳仁子曰直載其  
事談言微中之驗  
也

楊慎曰太史公贊  
滑稽語亦近滑稽  
韓文公銘樊宗師  
文亦學樊宗師實  
祖此也

於左一本作左  
方

增補已巳平水  
滑稽列傳  
四

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  
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  
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今光  
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  
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  
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辰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  
二世而收唯  
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  
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  
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  
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  
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  
御覽及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  
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  
縣及陳倉縣也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  
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  
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  
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  
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  
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  
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  
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  
○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  
郭蒙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八  
年葉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

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糈

徐中行曰少陵詩所謂投壺郭舍人者即此滑稽而免乳母於徙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二驍者自壺躍出復以手接之屢獲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尤妙者有蓮花驍然則郭舍人蓋不時以言詞幸而且以伎術幸者

按漢書此傳全而極工

殮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諸之者

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諸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叙復病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梅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活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節傳記雜

邵寶曰朔何言哉而武帝讀之若是其勤也董生之對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帝之情蓋如是雖然朔之言亦每有諷諫之意帝不能擇而用之耳

說之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繒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署門也門傍有

茅坤曰方朔本意

許應元曰以時立論甚得之按楊雄解朝班固寶戲皆祖此

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其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此一篇大指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亾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此言時平無所須才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太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

茅坤曰方朔其身

按東方朔修身之言似亦聞道惜其徒為寵榮計耳所以卒流于滑稽言光緒曰滑稽言口給便利應答若流也不第以厭諸滑稽者今猶其一二以補德晉文即位探策得一群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梁高祖問王侍中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末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以為垂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一

滑稽列傳

六

鳳文館藏

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常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楹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及楹音歷重楹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

論者清故不獲  
資元魏高祖  
名子恂愉悅  
崔光名子勳最  
勉高祖曰我兒  
名旁皆有心卿  
兒名旁皆有功  
對曰所謂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  
周武自彈琵琶  
屬梁王蕭歸舞  
因起謝曰陛下  
既親撫五絃臣  
敢不率同百獸  
此雖取捷供奉  
語不妨雅致故  
錄之以附滑稽  
茅坤曰方朔終以  
正義自完  
柯維騏曰按東方  
朔事詳漢書雜  
詠然其諫上林  
苑諫內董偃置酒  
宜室及述孝文恭  
儉以誠淫侈有汲  
長儒之直焉夏侯

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  
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邪此朔以意自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  
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  
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  
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  
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  
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  
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云青弟也封為長平侯從  
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  
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  
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青弟也將軍止車前東郭先

謚嘗贊之曰出不  
休顯入不辱威雄  
節遠倫高氣蓋世  
可謂拔乎其萃褚  
氏誤以滑稽目之  
楊雄班固於朔亦  
云何哉  
茅坤曰漢書詳而  
工甚  
於吾一本作余  
吾  
余有丁曰按東郭  
本名齊乘而東郭  
先生則人稱之者  
也黃洪憲曰東郭  
先生與王先生事  
頗相類豈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乎果  
爾則當列之儒林  
不當以滑稽目之  
惜東郭生以方士  
待詔耳  
王維楨曰大將軍  
用金五百斤而東  
郭得以拜官可謂  
善通巧宦矣

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  
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  
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  
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  
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  
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  
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  
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一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  
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  
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  
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



評點 吳詩詩林

卷一百二十一

鳳文館藏

余有丁曰按附此一段正以見上之幸王夫人而東郭之計誠便也

按此淳于髡事誤入于此光緒曰此褚少孫補得所未備非誤入

附錄 魯苑厄言云宜政門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詠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良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萬我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

送蔡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余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卷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願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然斷數莖髮上大笑俊臣小才亦是滑稽之雄子瞻若在當為絕倒

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適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亾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亾痛吾兩王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女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詣府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二十一

八

鳳文館藏

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

王維楨曰王先生有益於太守因益於己身此求與俱初心也  
按此當勤入循吏傳  
董份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權詭而遂列之滑稽未當  
邵寶曰先是數年秦以君甥妻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陳子凡之止殉葬哉子凡仁術也豹術而未仁  
伯上一本有河字

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正義曰今相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也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媵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問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及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締厚縑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三二一本作二  
三  
千一本作十  
董份曰娶婦本神奇之事故投巫亦以神奇用之  
又曰大巫媪諸弟子及三老等以娶婦殺女者不可勝計今悉案死亦未足快且不能震誠惡俗故乘其時而投之民乃驚恐雖行誦而正者也  
又曰但廷掾豪長者乃獨釋留尚未盡法耳  
董份曰褚先生序事每學太史公欲恣肆而無法故多失之于繁瑣而此序西門豹投巫媪等事一時如見蓋舊文也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媪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媪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媪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聲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為筆言插筆備禮也聲折謂曲體揖之若石聲之形曲折也聲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虛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媪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

又曰按西門豹若徒沉巫媼不洩水委方有河惠娶婦之說益行矣擊業者不獨灌田所以洩水去患除害破惑也此豹政本何孟春曰豹以殺止殺其法厲甚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誦殺數人殆於不教之虐矣

評點 史記評林卷之二百二十六  
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漢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灌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

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欺欺任德感義與夫尊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忽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皆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索隱述贊曰滑稽鳴夷如脂如膏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余有丁曰按漢書朝傳尚有射覆諛諸等語今褚先生所載者絕無安可與孟旃比而東郭先生之自衛將軍王先生之語北海太守西門豹之投巫媼誠所謂便計美言賢大夫也何嘗滑稽又何得入滑稽傳乎黃震曰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工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百二十六、滑稽列傳

十

鳳文官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辯肆淺深亦豈諸生所能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containing faint text and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及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八占候上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上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且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及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

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

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首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

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首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六十七

日者列傳

鳳文官藏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辯肆淺深亦豈諸生所能索隱曰一本作墨子曰按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傳一過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楊慎曰司馬季主所稱引並老莊之言按季主蓋以下隱者

以易易用大行之數也

與段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

天新雨道少人司

柯維騏曰司馬季主傳文雖可誦第賦體非傳體也蓋沉淪隱逸不得志於時者之言亦未必出褚小孫也揚慎曰天新雨道少人六字甚有趣余有丁曰著此冷句略狀光景增趙恒曰日者傳傳司馬季主也太史公贊論自明不曰司馬季主列傳而曰日者列傳者季主特以日者傳也亦猶傳郭解不曰郭解而曰游侠傳傳郭解等不曰郭解而曰刺客也按此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而不忠不才妨賢竊位直與黨黨鴟梟盜等耳豈能知日者之

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纓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危謂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鼻何行之汙索隱曰音馬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鼻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鼻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誇誇二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

隱居上策不求寵榮而有禮有德哉篇中反覆極論雖其忿激之詞而亦足以風世之貪位慕祿者按多言誇嚴五句即申上言不信三句意總以昇汚結之後掃除設坐一節及應此按自賢之行也至累辱而不愧也是自道高賢為下文卑污立案為羞一本作謂楊慎曰疵穢皆有

所恥故謂之鼻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鼻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貴穢趨而言索隱曰穢音穢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賓求長官之賓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私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

按自公所謂賢者至公等是也極狀其卑污緊應上文  
 註一本無人求二字  
 王維楨曰語雖涉謾罵然曲盡官情矣  
 顧訛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識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專用耳今痛斥之專用日者可乎  
 余有丁曰按此指隨世情甚則切而誇翻上卷未妙

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狄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賢不爲是不忠也不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徐廣曰式音棧索隱曰按式即棧也旋轉也棧之形碁蓋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上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言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傲文王八卦索隱曰傲音方往及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

楊慎曰不自知其爲誰忽舉天地所不足爲自解脫計  
 余有丁曰按此切當識士之情  
 劉辰翁曰道惑教過四字似古語有味  
 黃震曰按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于其下若卜爲伎浪游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此顧乃算計利害自逞得計及識士大夫之不肖而宋忠賢誼反屈于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于當世之忿心爾

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爲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

按說文云稽齋財問卜也即詩握粟出卜是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曰者傳汪洋自肆然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李至自有常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眾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及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音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之米也音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精米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若為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

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

張之象曰此段祖  
貨殖傳末段總叙  
之意

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  
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  
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  
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  
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  
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  
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  
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  
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  
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  
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  
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入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  
異法書曰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

五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鳳文會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蕪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龜趙恒日惟日者特為季主故又有龜策傳不然日者即龜策也何又重書哉然事之至微而為之傳者太史公論六家之要道德備墨名法列傳所紀備矣而陰陽未有傳此日者龜策二傳所以作也重份曰龜策傳閱博精雅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劉知幾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聲相應者矣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珉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下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下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下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

按漢書方術論云尼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于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人諸拘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服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齊之也

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襲襲除也南收百越下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恣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紆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徐廣曰揲音達一作逆○索隱曰揲謂兩手執著分而劫之故云揲策灼龜

子明屬不爲傳而因作龜策以見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傳之變也乃直求之龜上而補以太卜占龜之雜說謬亦甚矣

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上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下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下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上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詢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著白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

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

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即蓍著，擣古桐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火也。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

出一本作處

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八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一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水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為滋潤，鍾於明珠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蚌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蚌，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蚌當為蛟，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白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一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別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

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傳曰取前足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骨

音乃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感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

說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

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壬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

待譏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當蟠杆此林中也譏音疑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譏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

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上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

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

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

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

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訖元王惕然

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

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訖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

耳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三千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元王止偃稱王而滅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元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不佳以韻勝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而起徐廣曰式音勃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

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

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

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

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

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

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

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

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

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

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

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

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

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

前二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

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

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

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

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

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

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

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

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

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

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

中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

倉一本作蒼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一

龜策列傳

五

鳳文官藏

邵寶曰宋元王不  
忍於龜猶齊宜王  
不忍於牛也此皆  
所謂是心足以王  
矣者然九江大龜  
固有納錫之典矣  
得而弗取宜與大  
古不相似然納錫  
之龜猶庖人之牛  
見聞所不及者也  
其與夫延頸而前  
縮頸而却者異矣  
納錫義也不殺仁  
也

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

壤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訛，音土和及。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

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

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

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為單薄，聖人別其

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

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

田 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自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虞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拌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

董份曰此段文古

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禮記曰目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及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脰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

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日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鵬

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涓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

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

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

當又安亾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

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

見亾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

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

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

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

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

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

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

草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

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

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

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

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亾故湯伐桀武王剋紂

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

亾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

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

矣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

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

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

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其身



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上之必制其創正義曰福音格理達於理又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略論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

吳械曰龜象傳全篇皆論韓文公元和聖德詩此日足可借詩亦止用一讀擬史記龜象傳則能讀此詩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退之詩王維楨曰按再述此重複甚元謂

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今蟬及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蚯蚓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戊亥申酉為孤虛甲申句中無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句中無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句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句中無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五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屋成欠三五而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五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生也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

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為十二月若二十八宿也

也 十一月 十一月 中開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下北之狀也 四月 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

及請兆 足開 盼開 索隱曰音琴盼謂兆足欽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八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上禁日子亥戌不可以下及殺龜日中如食已下暮昏龜之

徵也 索隱曰徵音耳謂徵繞不明也 不可以下 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

且被龜 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被之 正義曰以

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 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為祖 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為常法 人若

已下不中皆被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 徐廣曰一作十○索隱曰按

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卵指之者二 正義曰言十不中以土為

厭不祥也 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 索隱曰梁子也煇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遞而灼故有煇名一音樣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煇音題煇魚也言以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祥

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

以徵後龜其上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上先以造 徐廣曰音龜也 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 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

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正 各二即以造三

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荆灼而心

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劑 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

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覆他皆放此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一作身

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

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八 龜策列傳 十 鳳文館藏

其一本作某

八一本作八

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脰內外自隨可得占

上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脰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上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上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脰

上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上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脰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上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脰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上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脰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上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脰脰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上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脰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上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脰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上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下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上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上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上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身有外若無漁。

上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身有外。

上追囚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身節折外。高內下。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上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吉安。

上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安。

上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女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上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得。追囚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上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囚人。不得。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二十一 龜策列傳 十二 鳳文館藏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凶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盼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凶人不得。凶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盼。以占病。病篤死。繫因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凶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凶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  
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  
人不吉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  
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  
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囚  
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追囚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  
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  
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上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擊盜請謁追囚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  
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囚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  
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  
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  
妾馬牛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  
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  
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  
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

不行一本作不  
得

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擊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擊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擊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盼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崇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擊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闊以占病病甚死擊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闊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擊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

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再霽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囚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胗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囚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再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胗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上曰即不至未來上病者過二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胗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

十六

鳳文館藏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母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胗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胗內自舉外自垂以上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胗以下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傷行不

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無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

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

法病者足脰者生足闕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脰者不至行者

足脰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闕得足脰者不得繫者足脰不出

開出其卜病也足闕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亾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備其足

歸有光曰此雖褚先生所補存之可似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為矯巢由為偽閭舍賑饑者為沽名解衣救寒者為飾譽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叙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

汪道崑曰太史公豈貨殖而羞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個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甲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亾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輒近

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輒音挽古字通用

補歸有光曰貨殖傳本以贊慨而成然諸方之風俗物產人情變態悉具遇所感激則偏宕其辭以示玩弄古今之慨正論詠嘲雜焉並出千索萬狀震盪六合矣三河為綱陽平陽陳則河東也因北賈種代即穿叙種代溫軹河內也因賈趙中山即穿叙中山又因趙而穿出燕涿鄭衛洛陽河南也因東賈齊魯齊魯梁楚因及越海九州之大一索貫成豈非奇絕者哉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吏舞文乎也  
余有丁曰昔用此  
以輓近世之俗也  
補方苞曰以心計  
取之乃謂不加賦  
而國用足者是也  
趙恒曰至治之  
極云云不相往來  
老子之言也必用  
此為務云云與之  
爭既破老子之說  
而為之解曰惟當  
因之利導之而齊  
之教論之而不與  
之爭可也若欲使  
老死不相往來則  
必塗其耳目乃可  
耳豈能行哉  
補方苞曰嗜欲既  
開勢不能閉民欲  
利之心而返於邪  
治之極故善者不  
過因之利道之而  
已其次教誨整齊  
猶能導利而上下  
布之也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  
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  
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故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  
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縑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穀音谷唯反穀木名皮  
施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索隱曰南薑桂金  
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瑋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  
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  
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  
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積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  
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皆中國人民所喜好  
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  
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  
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貴之徵賤各勤

重份曰按教誨德  
順也整齊則強之  
管鄭是也商韓則  
爭已教誨有見  
補方苞曰古者國  
有分土民安其居  
無遠商大賈故略  
舉士之所出此善  
者之所因也  
趙恒曰前叙平  
準而先提金錢之  
數以爲綱此叙貨  
殖而先提四方土  
產之宜以爲綱承  
以人事之所喜好  
奉用而庶民之所  
勸業樂事貨殖之  
所由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而貧  
富之所由異也貧  
富之道莫之奪巧  
拙之所由致也太  
公望管仲范蠡以  
巧而富國者也陶  
朱公子貢白圭烏

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  
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周書曰農不出  
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  
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索隱曰予音與言貧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  
馮鹵徐廣曰馮音昔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  
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  
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則桓公以  
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  
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

氏保倚頓等以巧而富家者也  
劉辰翁曰貴之微賤易見賤之微貴難知當下里无用之時一日而急則珠為不足奔穀粟猶是也

董份曰賤之微貴賤極則人弃之故其微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微而弃取之也以徵為求謬  
補方苞曰此因之利道之事虞夏以來之政術也  
補方苞曰此教誨齊之專王道之始變也  
歸有光曰此非有激安得如此云  
按壞壤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按計然即計倪

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策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匹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章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言知時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

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鳴夷子皮索隱曰大類云若盛酒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鳴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

也著萬物所出也  
仲富國之巧者也  
計然以富國之術施於國則少賤矣

倪思曰借知則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其理甚明未

有欲開而徒手者猶知物之為時用也知彼知己所以

大繁之論非謂必然下六穰六旱十

二年飢亦然一水一旱有時作无時

備不長常稔常旱也  
按二十九十八  
三十皆言斗

按完者无不有也息幣即无藏補方苞曰謂務取

貨殖列傳 三

完善之物今可久  
蘇且易售其腐敗  
者則自食而不以  
市人也  
羅洪先曰予讀貨  
殖傳見所謂人非  
我取人取我與語  
遂悟為學法蓋學  
能知人所不能知  
為文能用人所不  
能用即此意也  
方苞曰陶朱公  
子貢白圭富家之  
巧者也故並以能  
試所長許之荷頓  
而下則商賈之誠  
壹者耳  
何良俊曰范蠡列  
在貨殖傳本傳只  
載貨殖事若伯越  
諸謀畫與越事相  
連者則附見越世  
家中其救中子殺  
入事亦附在後此  
皆太史公作史法

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  
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  
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東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  
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  
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  
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  
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  
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  
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

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  
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  
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  
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子曰頃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頓之  
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賞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倚頓故曰倚頓○索隱曰鹽音古按  
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  
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倚頓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  
池中鹹淡得均即吹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坑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  
陸及基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  
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  
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  
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  
四分入官一分八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  
博富烏氏倮帝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贏烏氏倮音畜  
牧及眾序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好不以為公正謂之奸也

增補史記平林  
貨殖列傳  
四  
鳳  
館  
歲

而以爲蓋真聚歛謂之以求奇物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

積實者寧不爲蠹謂積實者寧不爲蠹也所賦耶謂所賦耶柯維祺曰陶朱公治產已詳越世家子貢廢者亦見仲尼弟子太史公于此特引以證上文

富好行其德二句謂富好行其德二句非爲二子立傳也謂非爲二子立傳也茅瑣曰稱原憲子長有感之言謂其蓋貧賤者何耶

柯維祺曰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倚頭耳

補方苞曰漢時富商大賈得與王者同樂而封君低首仰給所謂得勢益彰也不敢顯言而

馬牛帝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谷名貞女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

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

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

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

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

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爲邪索隱曰重音逐隨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奸邪○正義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及秦

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

轉以子貢當之謂謂子貢當之謂乃不以其學而以謂乃不以其學而以其財也謂其財也

倪思曰觀時變與盡地力相遠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亦老子之所未言

何孟春曰白圭治生樂觀時變入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囊不

好學不應碎命棄衆人之所棄而卒以成德

程一校曰白圭傳中言字屬上句讀

出字本作凶蓋以凶字相連而訛也

凶字別爲句與歲孰相應正實上文

人取我予意謂上一本無鹽

謂上一本無鹽

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

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

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首置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

斜縮穀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斜道狹縮其道只有若車穀之秦故云縮穀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

地饒厄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印都出銅臨印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

焚燹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

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

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亦沃野

檉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

字周禮註同 按今西北邊關 亦時有之 王世貞曰夫秦 何以客已婦為也 婦行堅至稱丈夫 任難矣客之志風 也此其意獨為在 貨殖平哉 茅坤曰太史公只 因金錢賄罪遂下 蓋室故此多感悽 之旨 閱如錄曰舉秦皇 帝子長蓋以機時 事也豈曰崇勢利 哉 董份曰序海內土 俗處錯綜橫佚包 括宇宙指數歷歷 其文尤妙 茅坤曰太史公為 貨殖其不足觀覽 特文有可承處而 其紀五方州郡物 產及其習尚如畫

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揚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行字以下有揚平陽陳橫因此行也言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憤悵音灼曰憤音憤悵音憤悵今以士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

然迫近北表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行也

其民羯鞞不均徐廣曰鞞音兒一音囚凡及皆徒羊名○索隱曰羯音自全晉之

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

楊平陽陳榑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榑音逐緣反陳榑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

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溫軹一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紆淫

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紆淫地餘民通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緝一作懷

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索隱曰推剽一作推剽為倡優

女子則鼓鳴瑟跕履徐廣曰跕音怕張晏曰跕履也瓊曰游媚貴富入後

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北通燕

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

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碣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

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勑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布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

桓夫餘索隱曰鄰一作踔踔者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統其要津則上云臨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

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

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

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

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角反又音側齷反頗有桑麻

增補史記平林 卷一百一十九 皆殖列傳 六

註難也下一本 無畏字 補方苞曰隙字屬 下讀與後文東綰 澁貉朝鮮之利文 正相類蓋居其隙 而并受之也 補方苞曰地重者 其土厚而人性敦 重也 論文長安句四 方句 註以士恐北土 訛 按羯鞞如羊狼 鬪也 劉辰翁曰索隱注 陳榑猶經營樛當 是楊姓陳姓因緣 其間得所欲耳緣 緣通 余有丁曰按如劉 說則楊字當移在 平陽之下而又改 緣為緣乃當

按舉河南因及齊魯楚越揚慎曰按多劫入者大國之風此語若充著而有餘味與不勇不成京師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揚慎曰趨利甚于商人亦如談從說橫之氣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南即如禹貢分其地也

其水為某州者由其胃中包括與勝可畫為圖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无所不載如此

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

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在鉅野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存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在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

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丞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二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縣屬江夏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說非秦置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宜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正義曰今屬南楚誤之甚矣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

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與江南大同俗至僭耳者正義曰今僭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僭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

倪思曰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足開談

楊慎曰其心曾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并粵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九

貨殖列傳

七

鳳文館藏



評點 史言行本 卷一百一十九

之意故隨意所及 縷縷不絕於口 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禺音潘禺音虞今廣州 珠璣犀瑇瑁果

布之湊。帝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夏人政尚忠朴

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

西通武關。鄭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慎字。○索隱曰鄭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

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 鹵嶺南沙北。

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遺反。縣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 果隋

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多食物。朝夕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

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

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

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

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先登陷陳。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

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徐廣曰鷲一作流 其實皆為

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

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 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九 貨殖列傳 鳳文館藏

此也。總之楚越之 地地廣人希云云 而事蠶正可以見 天下物與諸俗不 同之大體如此也 而承以由此觀之 句先舉賢人隱士 廉吏廉賈以例下 文為兵為賊為循 為優諸食伎術之 人皆在貨殖之中 倒諺曰百里不販 種云云引諺之言 以見治生之不可 廢也。不仕之人自 有田園牧養之給 陸地云云此其人 皆與千戶侯等所 謂不窺市井不行 異邑坐而待收者 也要其所以為之 者亦只是無財作 力少有鬪智既饒 爭時而已不待危 身取給而可勉也 音山耳反舞履也

謂也。騶案應劭曰性弱也。昔灼曰厥病也。○索隱曰厥音庚。○正義曰按食螺 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贏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偷生無積

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多食物。朝夕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

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

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

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

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

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

先登陷陳。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

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

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徐廣曰鷲一作流 其實皆為

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

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 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一百一十九 貨殖列傳 鳳文館藏

所謂本富之比於素封者也。能守信死節特深謀。議論時云然耳。蓋謂趙縮王城之屬。隱居巖穴設為名。高謂公孫宏兒而。陰懷欲富之心。則與攻剽推埋趙女。鄭姬無以別耳。董份曰若論世俗。功利之心可謂情。狀如見。董份曰文辭故為。無涯涘以指斥譏。證使當世不能解。免切中情事妙不。可言。余有丁曰馬遷極。知鄙猥不吝情實。故屢起屢嘆猶以。為未足也直歷舉。世間死生利害喋。喋不厭而其中各。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魚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正義曰。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音義曰五十四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一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嗽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千。

有精意險語。增李廷機曰廉吏。久更富謂廉能。自保則歷顯任是。更富也。歸富者速。得為賈之利賢於。食賈其歸亦不可。算。○穆文熙曰詳所。叙却似謾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豈崇勢利者哉。按索謂素財也。增余有丁曰引譬。語有分曉。○穆文熙曰樹德。乃太史公本意其。極論貨財者為世。俗言非其志也。增李廷機曰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列棗栗漆竹。以至籍業之數可。為貨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所謂貨而。不埋也。

足羊澤中千足彘。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記也。○索。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山居千章之林。徐廣曰一作秋。陂音波。漢書作陂音同。○。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林。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林。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秋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樹漆。齊魯千。畝桑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廣。曰六斛。若千畝。厄菑。徐廣曰厄音支。鮮支也。西音荷。一。四斗也。名紅藍其花染繒亦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昭曰畦。猶龍。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醊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醊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商賈之權者漢高  
帝捐四萬斤金與  
陳平裂數十里地  
分韓彭是皆得廉  
賈之術者也  
楊慎曰卓自卓淳  
自淳二氏不相混  
也  
唐順之曰卓程而  
下較之計然白圭  
術益下矣是挈瓶  
之智哉  
楊慎曰躡蹠同莊  
子紀他躡蹠于窾水  
註躡也  
余有丁曰按此下  
叙富逐段換文  
劉辰翁曰鄒魯以  
曹邴故去文學而  
趨利此即前其于  
周人之語足使人  
慚  
楊慎曰刀間傳而  
語如此又傳之變

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漑一曰大羊○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

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將

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轉穀以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買諸國皆數歷里邑不久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買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久買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北地也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

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

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余有丁曰織非織  
蓄之織觀下轉較  
百數可見正是織  
巧侈靡耳

倪思曰督道者倉  
所在地名耳猶後  
傳註漢官闕疏所  
稱細柳倉也

按此所以證人  
弃我取之必然  
按賤賈即田畜  
價之賤者晉說  
不知所謂

倪思曰謂當開邊  
時惟長此輩富厚  
耳其下故又及吳

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  
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  
富，若此類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

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故橋姚得悉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監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放齋資子錢。  
索隱曰：齋音子，禮注齋所給與也。反與人物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

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  
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資。索隱曰：資，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  
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

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畜由蘭，豈家栗氏，安陵杜杜氏。  
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  
徐廣曰：異一作杜。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

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

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

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  
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為州中之第一。

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  
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八姓名。

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  
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

辱處也。而雍伯千金。  
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  
徐廣曰：酒或作細。駟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示依字讀。而邳氏

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  
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末椒薑粉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結應前。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疆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為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

俱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踵遷史叙貨殖雖多莫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權算之餘陶朱荷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誇書其得固以自道矣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曾中所識見如市兒賈豎歛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問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予以為漢武方征伐四夷與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幣耐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以為實言何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

趙汭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欲以佐入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宜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奢費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貴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諷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嘗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好事惡業賤行辱處之

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親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對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 終

貨殖列傳

十三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純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實非尋常如貫珠燦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許應元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論叙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得乎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東也下文苛察檢續即檢束之意也茅坤曰太史公分言六家指而獨歸重于道家矣

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索隱曰：瞻音豔。反。漢書作滄。古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紕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犬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月令也。各有教令。順之者

按太史公於道家獨有褒焉。劉子鞅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子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惟正名實。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增補史記評林

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椽也。不刮。削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駟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梁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糲。梁。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確也。○索隱曰：服虔云：糲。糲。米也。三蒼云：梁。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糲。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糲。米也。脫粟也。謂食脫粟之糲。餅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

子曰道次必於是顯沛必於是則道也... 家之長吾儒之則五... 明矣其論儒者之... 勞而少功是以跡... 論儒也孔子曰予... 欲先言然則所謂... 六藝者果可以病... 儒哉論儒之跡而... 不論儒之道非知... 儒者也不蔽于一... 偏不滯于一隅以... 之治世以之修身... 無不可焉茲所謂... 通儒也... 李廷機曰再叙... 六家每家用一故... 曰字以終上文之... 意不然則重疊矣... 又曰論六家於... 儒不取於道家其... 詳意者習見當初... 曹參以清淨治而

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其實易行，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立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窾，案李奇曰：聲則名也。○索隱曰：

百姓無滯，自後備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也。案在龍門山南。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山一名玉笥山，又名死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關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金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大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山中又有一穴，深

增補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四 鳳文官載

志者以禹廟廟小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  
 坎如春曰者當之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  
 噫是有何奇而辱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  
 子長之筆耶按蜀探窺之亦搜採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  
 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查曰鄒縣名嶧山在鄒縣西二縣音翻○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  
 深人迹不到蜀志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郵射之禮因鄆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舊  
 刻有禹穴二字乃山鄆音皮鄆鄆薛三縣屬魯○索隱曰鄆本音菴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為魯  
 李白所書始知會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鄆鄆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  
 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劭曰邾國也魯國舊縣應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又雲在江南南畧印笮昆明遠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是歲天子始建  
 也括千餘里即此類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擊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  
 不得與從事正義曰與音類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  
 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  
 名於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  
 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

不得與從事而辨明方士之誣妄也  
 黃震曰按談生遷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  
 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秦  
 山為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為非耶  
 董份曰稱周公而下云宣周邵之風邵字恐誤此必周  
 南召南耳董份曰紬即釋也謂發舊記而釋其  
 緒也邵實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  
 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  
 天歷此之謂也人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  
 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  
 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  
 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  
 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  
 今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  
 事而次述之小類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  
 時述史記○正義曰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  
 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顯榮羣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  
 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

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自周公卒五百

也。趙恒曰上大犬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昔孔子

周道衰廢

也。趙恒曰上大犬

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也。趙恒曰上大犬

敗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知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

也。趙恒曰上大犬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

惡

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

也。趙恒曰上大犬

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

也。趙恒曰上大犬

指數千

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囚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也。趙恒曰上大犬

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

也。趙恒曰上大犬

意有包周身之防

而隱諱以避患之

意七年而太史公

也。趙恒曰上大犬

至末雖自謙不敢

比於春秋然又以

孔子之克陳蔡而

也。趙恒曰上大犬

作春秋自況則其

自任之意益見其

不取讓之實矣今

也。趙恒曰上大犬

觀史記一書散編

年之法而為傳紀

書表前此之所未

也。趙恒曰上大犬

有也始初者難為

力後之人咸取則

焉文直事核不虛

也。趙恒曰上大犬

美不隱惡班揚諸

人稱焉良史則雖

謂之作亦可也

也。趙恒曰上大犬

柯維騏曰司馬遷

述其先人太史談

推尊道家之旨于

也。趙恒曰上大犬

前採莊周所論六

經之義于後然前

後之文不相蒙

也。趙恒曰上大犬

班固譏其先黃老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六 鳳文館藏

而後六經過矣、漢書張注無數、按習學記言云、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孔子自謂无可、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變、固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美、取于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按習學記言云、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此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  
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  
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  
干犯也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  
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  
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  
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  
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

尤此春秋本義  
以法對禮乃漢  
儒語也

補方苞曰太史公  
三字少孫所安增  
也篇首曰談為太  
史公則不復以自  
謂明矣董份曰李陵之禍  
謂陵降而太史公  
救之帝怒下羈室  
也正義疎謬每如  
此劉知幾曰自叙遭

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  
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澤流罔極海外殊俗  
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  
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  
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  
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  
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  
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  
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李陵之禍幽於縲  
縲者似同陵陷  
沒遂實於刑令讀  
者難得而詳類班  
固載其與任安書  
其事始明矣  
董份曰呂氏春秋  
蓋不韋當國時作  
也而云遷蜀韓非  
說難蓋未入秦時  
所著也而云囚秦  
古之文人取其意  
不泥其詞往往如  
此若宋元間使有  
指摘所謂痴人說  
夢矣  
柯維騏曰隱約之  
士意有所弗遂故  
或詠之為詩或著  
之為書以傳于來  
世如文王孔子是  
已屈原諸人人品  
不齊而事有先後  
要皆蒙難離憂文  
米猶足表見者也  
魯郊呈祥至漢武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  
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  
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為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魯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  
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  
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  
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再見故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遷之  
自任亦重矣  
董份曰自此下維  
用韻語最高古  
董份曰班固贊語  
多用此體乃知班  
不能出範圍也  
董份曰數語斷頂  
氏與之原已盡  
羅大經曰班固去  
司馬遷未久也已  
不知史記書法如  
項羽本紀在高帝  
前陳涉世家在孔  
子後皆有深意焉  
蓋遷以秦焚典籍  
使幾于墮地涉與  
羽先後倡為以秦  
之謀可謂有大功  
於斯道故敘陳涉  
世家云桀紂失其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鄴錫  
陵遲至紂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蒙即嶠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嶠山軍旅  
之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鍾也維偃干  
革尊號稱帝於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  
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  
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正義曰音預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為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憚為是也  
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曾補史記評林 卷之二十一 太史公自序 八 鳳文官 載

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以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以其道云云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鉅挺以秦者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董份曰大臣洞疑洞字恐是洞字蓋傳寫之誤耳今案隱釋為洞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本封請建元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

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故義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前當作已世當作也或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念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

董份曰此即主父偃之計

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

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

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人情也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

也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

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

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勝負故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于徐廣曰王于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

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翏忽索隱曰翏忽者

物五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譏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

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云答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

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及殖

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絨僚賓服荆楚

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詬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後瘠微故尚父微賤也

董份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好奇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

太史公自序

十

鳳文館藏



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猶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彪反言呂尚網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畧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婆毛髮云番番威勇武貌也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亾徐廣曰闕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且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喻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子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亾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怠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優宋剔成君宋乃滅亾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晉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楊慎曰剔字從易音盪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宋世家偃剔成弟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一 太史公自序 十一 鳳文館藏

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諫而復之故曰復國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使詞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人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龍鱗與處素隱曰龍音鱗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馱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為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十人知之及絳戮于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亾大梁王假厥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竊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勳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友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爭彊

補方苞曰韓厥果於傳無考孟荀列傳序傳稱天下方縱橫戰伐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荀卿序列儒墨道德之行則儒墨之遺文者謂荀卿者也明禮義之統紀者謂孟子也絕惠王利端謂孟子列在世家與哀謂荀卿也史記序所謂稱先後多錯綜陳杞世家序爰周陳杞楚實滅之田齊既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正與

增補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太史公自序 十一 鳳文館藏

此類儒林傳序傷武帝不依古序序以與教化而儒術變為文辭之學也史序多微文不致指斥如酷吏天下所共惡也序乃曰民奸究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皆辭若褒而義存譏刺也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以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臯之臺薄氏始基結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僂貴王氏乃遂

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誦謀僉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爰都彭城以

疆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

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

休午信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

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

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

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

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

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

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

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弑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

邑以虜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

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

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七。

八。

天下患衡秦毋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檇里甘茂之策作檇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

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

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

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

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近○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一

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

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

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

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

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

五。

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一心作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

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

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文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成列傳第三十八。

徙疆族都關中索隱曰制音裴其字從萌邑又音浮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李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淠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淠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番徐廣曰一作莫菴音普寒反

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叩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

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淨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

者。壯有概。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

林列傳第六十一。

按以上文長孺推之則下壯字疑當作莊此鄭名也概字下又疑有關文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信。義者有

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

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徐

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凶。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

神方也。曰言日者因其國俗各有所用。卜筮之法。欲循觀其大指。故作此傳也。天官書國殊窟穴家占物怪。即各有俗所用之謂。

王鑿曰。以仁義許游俠過矣。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

十八

鳳文

官載



也甚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

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

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

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

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蓋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

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

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宰天官乃

後而黎氏後亦愆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

之職恐非實事然備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

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因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

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

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立時異世

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立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

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區褚少孫以律書補之公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載索隱曰案

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

也○正義曰頌云此說非也言眾星其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載羣臣尊輔天子也

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至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俶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索隱曰

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

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

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

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

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

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

尺赫蹏之紙書世傳謂如立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三十一 太史公自序 十九 鳳文館藏

之所常言與已之  
所不肯言者世顧  
爭艷以為奇而已  
亦卒無以奪其地  
而見其瑕吾思通  
於鬼神而俗不曉  
聲等於金石而價  
莫售吾不能及吾  
身以自致其知於  
世而欲涼涼焉求  
千百歲已藏之山  
而發之希艱於必  
不可測之人而使  
之知此其事極迂  
而其致極憤激可  
念也

黃份曰前已詳著  
作文之義此又下  
一冷語結括之甚  
妙甚妙  
鋪方苞曰序節終  
而復出此十六字  
蓋舉其凡計綴於  
篇終猶衛霍列傳  
特標左方兩大將  
軍及諸碑將名目

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

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駟案漢書音

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公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

世家龜策列傳新削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

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

禮樂記兵書以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

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王

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燕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

詞簡定稱實錄報往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巖谷修  
同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終

史記評林跋



自麟經絕筆。遷史始為紀傳之文。上起軒  
轅氏。下迄漢武。協異聞。齊雜記。搜羅旁博。  
囊括百家。後之學史者。莫不以斯書為先  
務。然其文簡古。其意淵邃。後進不能得而  
曉焉。諸儒慮其不易通解。為音義集解。訓  
詁素隱諸說。而晉唐以來。至於有明。為評  
者亦數百家。鈎深探頤。各述所見。猶有未

完者。吳興凌以棟。擇其善良者。且所不備。亦自陳考索。輯以為史記証林。使後之讀史者。無問津之患。可謂其業勤矣。蓋讀史記。有三法焉。詳理究成敗之迹。以覈事實。一也。審鈎章棘句。文字富贍。以博學殖一也。考敘事法規。究軌蕩譎激之辭。以探文意。函渺一也。然且二則易學。其一則難曉。未見有抓着古人癢處。以達作者微意者。

遷史豈不無慍然於懷邪。然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若歐陽公不喜杜詩。蘇老泉不喜揚子。坡公不喜史記。與李希伯晁以道之徒。不喜孟子相同。不遇其人。未嘗能達其意。故自古得其人為難矣。頃見武昌張裕釗所刻明歸震川及清方望溪評點史記。其敘事好處。及作者得意處。點之圈之。係以先儒未盡之論。顧千載之後。獲遷史

之心者。僅有此二人而已。可不謂之隔世知己哉。嘗聞望溪於史記。究心義法。而多所發明。然歸氏所得為深矣。然則歸方之學。皆出一途。而歸氏所未盡。方氏述之者。敦。善。方。溪。才。富。學。博。最。巧。詞。藻。乾隆嘉慶之間。搢一時文柄。江左諸生。大率宗方氏。目曰桐城派。曾國藩兄弟。實出於其門。祕劍亦其派巨擘。是以傾產刻之。嗚呼張氏

之舉。不特繼歸方二氏之志。抑亦起遷史於千載之後者。相須之隆。而至相遇之時也。鳳文館主前田士方。將改刻史記評林。余乃遙寫張本。併校正舊刊巖谷誠卿。因振衣相與助之。編摩歲月。漸得竣功焉。於序遷史之書。竢歸方二氏。而始得茲微意。歸方二氏之志。得張氏。而得傳諸世。源々不竭。遂行四方。今又及東海萬里之外。大

雅新謂錫永爾類。於書亦然矣。

明治十六年歲次癸巳秋八月二日

鴻齋石英撰并書



評點身言詩本... (Faded background text)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三	二	二	二	卷
二十	二十	二十	十六	九	七	六	二	廿三	十六	十四	十三	十二	八	七	一	五	四	四	丁
裏二	表十三	裏十一	裏六	裏九	表一	表二	裏九	裏六	裏九	表六	表十三	裏十三	裏五	裏一	表十	裏十	裏十二	表五	行
廿	句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誤
廿	局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廿六郡	正
十	十	十	十	九	八	八	八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六	六	六	六	六	卷
十一	五	三	三	七	十四	六	六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	七	一	三十	廿五	廿三	廿七	九	丁
表二	裏七	裏十一	裏三	裏二	裏十一	裏七	裏九	裏三	裏七	裏八	裏一	裏一	裏一	裏五	裏八	裏九	裏六	裏十二	行
器	詭	收	官	大尉	肝	土	盆	田	由	且	間	阮	仇	辰	廷	擾	侯	黔	誤
哭	託	牧	宮	太尉	肝	王	益	田	田	請	問	阮	仇	辰	廷	擾	侯	黔	正
廿八	廿八	廿七	廿七	廿七	廿七	廿七	廿四	廿四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一	卷
九	一	廿一	二十	十六	十四	一	廿二	十五	十七	十七	十七	四	十	九	七	七	六	一	丁
表五	裏二	表二	表八	表十三	裏六	表十一	裏九	裏九	裏二	裏十二	裏五	裏	裏十	裏七	裏十二	表五	表十二	表五	行
迷	至	申	朋	侯王	日	旁	鐘	鎖	邴	故	邴	柏	神	正	效	丘	干	又	誤
迷	臻	甲	萌	侯王	白	旁	鐘	銷	丙	赦	丙	桓	山	王	放	兵	十	又	正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六年九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鴻齋

東京府平民

東京芝區片門前三丁目十四番地

山中市兵衛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全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東京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印行所

全

八十二	八十一	八十	七十九	七十八	七十七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四	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九	六十八	六十七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